

劳动模范家谱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劳动模范家谱

(本书原名《砸碎铁锁举红旗》)



0022047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5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李顺达、耿长锁、馬恆昌、饒兴礼、莫尔格策、李墨林、张富贵、陈双田等八位著名劳动模范的家史，其中的七位是农业战线上的光辉旗帜，一位是工业战线上光辉的旗帜。他们的英雄事迹已传遍全国，但他们过去在旧社会所受的种种苦难却很少有人知道。本书着重描写解放前他们在三座大山压迫下，受尽了剥削和折磨的悲惨境遇，以及当时他们所表现的反抗精神；同时也写到解放后他们如何在党的领导下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在工农业战线上作出了出色的成績。

通过劳动模范的亲身经历，青年读者可以認識黑暗腐朽的旧社会给予劳动人民的无数苦难，从中获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知识，学习劳动模范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場、充沛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革命意志，以及他们优秀的革命品質。

劳 动 模 范 家 譜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5 1/4 印张 105 千字

1964年9月北京第1版 1965年11月北京第5次印刷

印数450,001—680,000 定价(2)0.31元

目 次

太行人·····	方聞紀整理	3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順达家史		
路·····	刘怀章整理	29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鎖家史		
車床边的风云·····	兵 家整理	48
——全国工业劳动模范馬恆昌家史		
我的青年时代·····	王利斌 王問君整理	72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饒兴礼家史		
“胡尔”琴上訴悲欢·····	郑智为整理	87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(蒙族)莫尔格策家史		
种菜人的甘苦·····	白 夜整理	101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墨林家史		
“望飯台”边一家人·····	张太連 王 芃整理	120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张富貴家史		
革命的人·····	江山娇整理	140
——浙江省农业劳动模范陈双田家史		

目 次

太行人·····	方聞紀整理	3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順达家史		
路·····	刘怀章整理	29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鎖家史		
車床边的风云·····	兵 家整理	48
——全国工业劳动模范馬恆昌家史		
我的青年时代·····	王利族 王問君整理	72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饒兴礼家史		
“胡尔”琴上訴悲欢·····	郑智为整理	87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(蒙族)莫尔格策家史		
种菜人的甘苦·····	白 夜整理	101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墨林家史		
“望飯台”边一家人·····	张太連 王 芃整理	120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张富貴家史		
革命的人·····	江山娇整理	140
——浙江省农业劳动模范陈双田家史		



太 行 人

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順达家史

方 聞 紀

刚过立冬，太行山上紛紛揚揚下了一場瑞雪，坡里沟里洁白一片，房前屋后的山菊花，透过雪被，金黄灿灿地更显得精神啦。

我們是专程来拜訪全国劳动模范、金星奖章获得者李順达同志的，可巧，这时他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會議去了。他的大女儿李新娥在家。她是个初中毕业生，現在正在家乡参加劳动。胖敦敦的个儿，見了我們一点也不視覷。她帶着我們串过几道山沟，参观了順达同志的旧居。两孔破窑洞，一个小院子。接着又参观了苹果园，葡萄园，和那波光粼粼的水庫。在被人們称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俱缺的太行山脊上，能看到这一些，多耐人寻味，发人深思；但是，更发人深思的是李新娥引我們看的那块一人高的石碑。这碑，既无龙凤盘螭，又非名家書法；碑文呐，一不記丰功伟績，二不記官銜权势，記的是一个农民的苦难經歷。

“我祖原籍河南省林县东山底，貧农家庭。当此封建統治，无奈全家四外求生。三子发泉，全家于一九二八年迁居山西省平順县西沟村落戶，忍受封建地主盘剥。幸而在一九三八年共产党来后，才得百

花齐放，推陈出新。”

这就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順达的家史梗概。下面就讓我們来詮釋一下碑文。

一九二五年春天，李順达十一岁了。

十一岁的孩子，又老实又稳重。个儿矮矮的，成天露着黑油油的脊梁，不是挎着破籃子，下地挖野菜拾柴禾，便是在家照顧弟弟妹妹。

河南林县一带，人稠地窄。李順达的祖父生下七个儿子，全家长幼三十口人，滿共十六七亩薄地。逢上风調雨順的年景，好歹鬧个糠菜半年粮，若是遇上灾年，交了租子，納了苛捐杂稅，就連鍋都揭不开了。順达的父亲，排行第三，自幼学成一手巧匠活，掄錘子，揮板斧，抹泥刀，哪样不能！打从十岁开始，就背着匠人的家伙，翻过太行山，走壶关，闖晋城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冒着风霜雨雪給人盖房修屋，只有逢年过节时，才回家来看看家人。

这一年，李发泉兄弟分了家。水流三股薄，分到发泉名下，只有一亩多地，几斗杂粮，还有一笔陈債。八个油罐七个盖，补了东墙塌西墙，眼看六口人怎么也拉扯不下去了。晚上，等孩子們睡靜了，爹和娘坐在炕头合計着：

“玉芝，家里难！順达也能干些活啦，讓他跟我到山西赶嘴去吧！”

順达娘吱嚙吱嚙地搖着紡車，一听丈夫的話，停了手。心里一陣酸，半晌才說：

“孩子太小，出远門我不放心，再說，我身边也离不开他。”說着，眼泪撲簌簌地往下掉。

“真是娘儿們的見識，孩子跟着我，好歹顧上一張嘴，也能減輕一些家里的負擔！”

三說兩說，娘心動了，覺得話也在理，咬一咬牙說：“去吧！”

第二天晚上，娘守着油燈，給順達補了補筋筋條條的衣服，掌了掌露出腳趾的爛鞋，用布袋裝上幾個糠窩窩。待到雞叫頭遍，發泉背上鐮斧，拉着順達上路了。娘懷里抱一個，手上牽一個，送丈夫和兒子到了村邊。想到父子倆此一去，不知是凶是吉，眼眶里禁不住流出熱淚……。

順達隨着父親，走出村子十幾里後，便步步登高爬上了太行山。一路上，翻過多少山頭，爬過多少溝谷，豆大的水泡磨得滿腳板都是，順達咬咬牙，二話沒說，悄悄地摘根柴刺，挑破了血泡，隨着父親，直奔晉城而去……。

晉城舊名澤州府，是山西河南之間的交通要道，也是山西省南部的門戶。城里有錢有勢的財主、紳士麇集，因此，市面“繁華”。多年來，發泉就在這一帶謀生，因為為人豪爽，講究義氣，方圓二十里的手藝人，誰不知道李發泉師傅。那年頭，軍閥混戰，兵荒馬亂，正兒巴經的人家，哪里蓋得起房，請得起工，發泉一日打魚，三日晒網，只好對付着過日子。

後來，有個在閻錫山手下當縣長的“紳士”，刮滿了民脂民膏，要招匠人蓋一院房。發泉邀了些匠人，攬下了活。順達干不了修房蓋屋的活兒，發泉費盡了千言萬語，給找了個營生，替財主家看孩子。財主家的孩子花樣多，嬌氣大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一個不對，拳打足踢。高興了，逼着順達趴在地上當馬騎。順達一生氣，不干了。就留在父親的身邊，搬搬磚，提提泥，慢慢地，力氣長了，活兒也學到了點門，成了個半把

手，干两天活，能賺一个全工資。父子俩感到心滿意足，誰知这时候，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！

那年，閻錫山联合别的軍閥，和蔣介石爭权夺利搶地盘。閻錫山为了巩固他土皇帝的江山，拨了大笔經費，扩建晋城的城墙。一声令下，全城的泥木匠人，一个不拉全被强逼去修城墙。

发泉明知道这是虎口里取食，刀刃上走路，和旁伙計們合計說：

“給官家干活，沒个好下場，大伙看咋办？”

大伙說：“胳膊擰不过大腿，誰敢說不去哩！”

那是端午节前后的日子，匠人們脊梁晒得象块黑油布，汗水从头顶淌到脚趾窝。忽然天昏地黑，瓢泼的大雨劈头盖脸地淋下来，城墙上淌着浊泥，滑溜溜地站不住脚，工匠們摔倒，爬起，渾身就象个掉在水里的泥菩薩，想歇一天工，等雨住了再干活，可是监工抽着鞭子說：“軍令如山，誤了工期要你們的脑袋！”

眼看到了完工的日子。监工的狗腿子来到工地驗收。他歪戴着軍帽，嘴上叼着紙烟，顛顛跛跛地围着城墙东轉轉，西晃晃，沒挑出一点毛病。到了驗看炮眼时，他眉头一皺，“呸”地一声吐掉了紙烟，抽出笔来在紙烟盒上画了个方框。发泉在一边看着他的神色，心里正納悶，忽然听得那狗腿子說：

“下午到办公室来一趟！”

发泉想：該是讓去算工資賬了吧！

到了办公室，发泉还没张口，监工的“啪”一击桌子，說：

“城墙的炮眼为什么用破砖垒呢？”

“老总，这有尺寸的呀，不用半截砖垒不合尺寸！”发泉理直气壮地說。

“混賬，明明是欺騙官家，還強辯什麼！”

發泉是個寧折不彎的人，吃不住軟的可頂得住硬的，听了監工的搶白，肚子里早憋了一股火，強抑着說：

“老总，咱干手藝也不是一天兩天，說咱欺騙官家，咱担不起，說活兒干得不好，可以找人評評，工錢吶，你先給开了吧，大伙兒家有大男小女，都等着買糧食下鍋哩！”

監工的火上加油，算盤一拍說：“不問你的罪，還想要錢，放肆！”三角眼一瞪，頭一扭，早有两个帶盒子槍的衛兵，把發泉連推帶搯地轟出門去。

發泉氣呼呼地回到工地，把實況和大伙一說，大家肚子都快氣破了。有人无可奈何地說：“算了吧，胳膊擰不過大腿！”有的說：“有理敢和官斗，咱備下狀子到衙門里告去！”

大伙兒想錯啦！那年頭，理是窮人的理，官却是閻錫山的官，人家有意克扣工人的血汗錢，事前早把克扣來的一部分錢送到了賍官手里。窮人的狀子寫得一百一，不如監工的在縣太爺的烟榻前張張嘴。告了半天，落得個“貽誤工程，欺騙官家”的罪名，把發泉押進了看守所。

順達听到了消息，急得眼前一陣漆黑，離鄉背井，親沒親，眷沒眷。叫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怎麼辦呢？幸亏工友們講義氣，大家安慰順達，照顧順達，還每日湊些稀飯菜湯，讓順達提着小鐵罐，一日三回往看守所里送。

一天，順達送飯到看守所，門口的衛兵端着槍搖着明晃晃的刺刀，嘴里不干不淨地說：

“媽的皮，雞蛋碰石頭，沒長鉄爪子，敢摸老虎脰，告訴你爹，只要不再提工錢的事，縣大老爺開恩，饒他狗命一條。”

順達進了看守所，走到小窗口前看看爹，只見爹頭髮象個亂草堆，黑渣渣的胡子長滿了兩頰，人瘦得不成樣子；沒法，只

好把那卫兵的话告诉了爹。爹听了，半天不言语，最后迸出两个字：“熬吧！”

熬过了五个月。这时，蒋介石和閻錫山狗咬狗的战争打得正热。蒋介石的飞机三天两头到晋城来丢炸弹。城里人心惶惶，工友们怕生意外，都劝说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这笔仇记下吧！君子报仇，三年不晚。”

发泉从看守所出来，身子骨儿需要养一养，便带着顺达踉踉跄跄地回了林县老家。

二

发泉回家以后，养息了些日子，身子慢慢地好转了，但一口气憋在心里觉得怪不自在，常常自嘲自解地对顺达说：“孩子，这年头手艺是要不得了，长大了，可别跟爹一般没出息，不论穷富，守家种地是根本！”说实在，发泉有什么家业可守呢！收罢秋，交了租子还了债利，过不几天又得靠买粮食过日子，家里没有金山银山，哪经得起六口人张嘴吃喝。没法，发泉只好对顺达说：“孩子，跟爹跑了三四年，甜酸苦辣都尝过了，不是做爹的不疼孩子，只因穷人路窄，财主心狠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泪水湿润了眼眶。顺达是懂事的孩子，一看爹的神色，知道爹心里难受。忙说：

“爹，我不怨你，有什么话你说吧！”

发泉压制住自己的感情，说道：

“平顺山上野菜多，那儿有你舅舅在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爹想带着全家往山上去觅一条生路，让你先到那儿去找你舅舅合计合计。”

“爹，我听你的。”

于是，顺达第二次离家上了太行山，不过，这一次他是单

枪匹马走的。

舅舅郭双龙，原籍也是河南林县，因为日子混不下去，早年就逃荒到了平顺县的路家口落户。那里是太行山的脊梁上的穷山沟，有句谚语说：低头看，干河滩，抬头看是高山；旱涝风灾年年有，庄稼十年九不收。这话一点也不假。苍苍莽莽的山峰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山上怪石嶙峋，黑压压地不见一棵大树，不长一根藤萝。地呢，东一块，西一点，巴掌一般大，宽处进不了耙，窄处插不下耩，一镢头刨下去，硬梆梆地尽是石头；盼着老天爷下点雨，抢着把种子点下去，要是碰不对，风吹鸟雀啄，还得重新补种。好容易苗儿出土，一场暴雨，山洪卷着泥沙，嘩嘩地直奔下山，冲得禾苗东倒西歪。几个晴天，庄稼叶子就萎蔫下来，连吃的水，还得走上几里路去担。

顺达到了舅舅家，说明了来意。正巧，这时候，西沟的地主郭召海想找一門佃户，舅舅几次三番求告，郭召海才答应租给他五亩二分山坡地，二间破窑。当时言定，租子大斗九石。地边上带几棵杏树，舅舅说：“树随地走。”郭召海眨眨眼皮说：“谁立下的章程？这杏树，每年得给我五斗杏核；其他的荒坡地，大爷念你贫困，由你开去，开多开少不管，每年给五口袋山药蛋算啦！”

顺达听了，心里忐忑不安，脖子上拴麻绳，租子这么重，往后怎么办呀！郭召海一看顺达，三根筋挑个脑袋，再三叮嘱舅舅说：“喝酒的找提壶的，往后短了租子我找你算账！”

后来才了解，郭召海这五亩二分坡地，原是租给他的一个穷亲戚的，每年租子六石，这恶心狼为了更多地榨取穷人血汗，来了个六亲不认，赶走了穷亲戚，夺回了地，一转身，租子加了三石！

太行山的寒气逼得人索索发抖。順达来到了两間破窑洞口，一看，眼都直了。这黑古隆冬的破窑，門沒門，窗沒窗，阴森森地象个冰窖，走进窑洞，連腰都直不起来，蜘蛛网挂得密密麻麻，象帘子似的，地上羊粪狼尿，臭不可聞，这哪是住人的地方，簡直連牲口厩都不如。順达动手到山坡上割了几捆茅草，鋪在地上当被褥，围在門口作門窗，三块石头頂个破鍋，从舅舅那里借来一些杂粮，就这样，熬过了冬天。

开了春，爹担了一担家当，娘扛着一架紡車，牵著大弟貴达和两个小弟弟，顛顛跛跛地来到了平順西沟，一家人算是在西沟安下了家。

万事起头难，异乡人吃的、穿的、用的要甚沒甚，太行山的早春依旧那么寒冷，一家人守着寒窑沒主张，爹說了：

“头年沒有扎下根，今年的日子强不了。”回头看看順达和貴达，“你哥俩都大啦，在这里多开些荒，多种些地蔓，地主要了粮食，有地蔓也能頂粮食吃。”

“我呐！”爹叹了口气，“手艺人丢了本行沒法混，明知是苦海，还得往下跳，赶明儿还是得上晋城，好歹掙几个錢。”

就这样，一家人送走了爹，在人地生疏的穷山沟里扎下根来。每天一大早，山沟里还是黑洞洞的时候，一家人上山割草，下坡开荒。沒有牲口，用人拉犁。娘吃力地压着犁杖，順达弯着腰，拚着全身力气拉着犁繩，汗水渗进土里，血泡长在肩上，可誰也不喊一声苦，只盼着秋后，交了租子能喝上頓糊糊湯。娘呢，更辛苦，白日里劳累了一整天，晚上，孩子們入睡了，她点起一炷綫香，借着蝇头一般大的一颗火星，吱噏吱噏地搖动紡車。

“娘，該睡啦，別熬坏了身子！”順达說。

“孩子！娘不想睡，不听人說，前三十年睡不够，后三十年

睡不着嗎？娘不比你們年青人啊！”說着，吱嚙吱嚙又搖轉紡車。娘是在哄孩子呀！娘有娘的心事：丈夫一去几月，又沒信息又不見寄錢來，指望地里的庄稼吧，租子又那么重。孩子們大了，身上沒件完整的衣服走不到人前去。趁着黑夜少睡一会覺，多紡些紗織一些布，掙下几尺布來給孩子添双布鞋縫件褂子，再不，就搞几个錢买点鹽來，免得野菜樹葉吃得臉發腫。

綫香一根接着一根，娘熬到上下眼皮直打架，才倒在炕上打一会盹。

那年頭，鄰長馬樓，惡狠狠地在村子里統治着窮人，三天派捐，兩日要稅，通知一下來，不管窮人有錢沒錢，說聲要，哪管你当了被子卖了鍋，也得交。閻長的辦法更是絕，他給窮人立下了“規矩”，只要烟洞里冒烟的人家，不管有沒有勞動力，就頂个門頭，十八天得出兩天官差。每到支差的日期，順達自己帶着糠菜窩窩，到閻長家去報到。有事，就牽着牲口送人、傳信；沒事，就扛把鋤頭到閻長家地里去干活。說是出官差，實際就是白白給他干一天活。干完了，不但不說半个謝字，反而常常搶白順達說：“你辦得了什么差使，家里不來个大人？”順達年青氣旺，可是滿肚子的怒火只能往肚里咽。

這時，爹离家半年多了，全家人天天盼望他寄錢回來，沒料到連个信也沒有。一天，娘對順達說：“孩子，娘这几天心驚肉跳，怕是你爹出了什么事，你到晉城看看爹去！”

順達緊了緊腰帶，曉行夜宿，三天才到了晉城。東打听西打听，到處不見爹的影子。好不容易找到了發泉的徒弟玉山。玉山告訴順達說：

“發泉師傅被‘臭壁虱’打死啦！”

“咋？甚時候死的？”

“六月十九……，兄弟！你……”

一听爹死的消息，順达眼前一陣漆黑，一头栽在玉山怀里，人事不省了。等順达苏醒过来后，玉山才把詳情告訴他。原来发泉自春天来晋城后，就給財主“臭壁虱”盖房，到算工資的功夫，臭壁虱欺行霸市，一派无賴，发泉不服，遭了一頓毒打。发泉的身子头年在看守所被折磨了半年，这会又被毒打，加上心里憋着口气上不来，竟得了伤寒症，临死时，张着嘴巴說不出一句話……。

順达听罢，怒冲冲地要去告状，可一想，沒用，去年爹就为打官司落得个沒好下場，滿腔怒火沒处出，只好跑到爹的坟头，唔唔唔地一場大哭，泪水把坟上的新土湿润了一大片。

……玉山給順达湊了一元多錢的路費，讓他回老家。

回家的路上，順达腿都軟了，三天的路程走了四天多，越近家越是迈不开步。

見了娘，說明情况，一家人抱头大哭，这豺狼当道的世界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！哭着哭着，娘心一硬，想到：哭頂啥，就是哭得泪水成河，財主也不会給你半点同情。立时斂住了泪水，对順达說：

“孩子，打落門牙和血吞，咱哭死誰心疼，你們要記住你爹是咋死的，只要咱娘儿們有口气，就要給你爹报仇！”

三

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战争爆发了。紅軍离开延安东渡黄河，开赴山西的抗日前綫。太行山区狼烟四起，閻錫山的勾子軍見了鬼子象綿羊，对付紅軍却象豺狼。大布告沿街貼，上写着：捉住一个共产党賞洋××元。官道大路上关卡林立，过往行人連头发根都被搜查到，只要发现身上有根紅头火柴或是衣服上有个紅色的补釘，就說是紅軍的暗記，二話沒說，抓进

去不是杀头就是坐牢，一时人心惶惶，路断人稀。走乡串村的货郎担吓得连红头绳也不敢卖。人们纳闷：共产党、红军究竟是干什么的，难道有三头六臂，竟吓得勾子军那么胆战心惊？

这时，村子里来了个卖柿子收羊皮的小贩，头上包块黑布，身上披了件烂皮袄，人们都叫他老康，他悄悄告诉人说：

“红军哟，打鬼子，斗土豪，给穷苦百姓打天下的！”

消息象长翅膀一样在穷人中越传越广。人们仨一伙，俩一窝议论开了。有人怀疑：“当真有这号军队，穷人有福了！”有人分辩：“嗨！老康可是见多识广哩！人家亲眼看到红军在晋南给穷人分粮食，那还能假！”一时众说纷纷，尽管阎锡山对共产党一再进行污蔑，但是，受苦人个个相信老康的话，盼望着打土豪、斗老财的队伍快些到来。

这时地里的禾苗正在秀穗。老天爷有意和穷人作对，打入夏起，山沟里没见一丝阳光，黑压压的云层，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，越怕下雨，雨偏偏下不断头，淅淅沥沥一连四十天没住，平日干涸的河滩，此时水深齐腰。娘急得连纺纱也没心情。只见她吱哟吱哟摇一阵，停下手走到窑门口去望望天色。顺达的心和娘一样，时刻在惦念着地里的庄稼，只有小弟弟们不大懂事，躲在炕角上冷得索索地打哆嗦。

“顺达，快出门看看苗子咋啦！”

顺达扛起镢头，出了门，到地头一看，完啦！那绿油油、齐崭崭的玉茭东倒西歪，一棵棵打根上烂起。回来和娘一谈，娘伤心得扯起袖子抹眼泪。眼看命根子完啦，荒地不荒租，郭召海逼租时的那副凶相立时在娘眼前出现。

窑洞里一片沉默，一家人谁也找不到话说。

“娘，山高有顶，河长有头，老康说红军到了太行山，红军来了，老财的日子就不会长了！”